

中央庆祝云南首義拥护共和二十週年紀念
李宗黃報告



MG
K288.306
7

中央慶祝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二十週年紀念李宗黃報告

十一月二十五日爲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二十週年紀念，全國各地，均舉行熱烈之慶祝，中央黨部大禮堂，事前佈置一新，莊嚴燦爛，備極整肅，是日晨九時，舉行慶祝，到會者，有中央委員林森，葉楚倫，居正，蔣作賓，陳果夫，張羣，陳紹寬，張治中，馬超俊，李宗黃，方覺慧，程潛，何應欽，邵元冲，朱培德，狄膺，錢大鈞，陳樹人，王陸一，張厲生，王祺，徐永昌，鄧家彥，趙丕廉等四十餘人，及黨部工作人員數百人，由林森主席，領導行禮後，李宗黃報告，至九時半散會，茲錄報告原詞如次。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是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廿週年紀念日，兄弟奉中常會命，來作報告，去年今日，也是兄弟在此報告，關於雲南起義經過及應有之認識已略爲述及，因雲南起義後，兄弟即奉派到港滬來當代表，對於內部情形，尚有未盡明白之處，今日雲南同鄉會在勵志社開慶祝會，當時起義的將領及重要人物，像李烈鈞，程潛，黃毓成，唐繼虞，何應欽，朱培德，楊杰，呂超，暨王伯羣，呂志伊諸同志，適均在京，已請他們到會參加，必有詳實的演說，可作參考，故兄弟不再贅述，今天所報告的，就是這一次舉義在過去歷史及民國歷史，上是佔什麼地位，此種精神叫什麼精神，實有估定回溯之必要，兄弟嘗謂，這一次的義舉，



3 1763 2561 5

真是民國的生死存亡關頭，與辛亥武昌的倡義，民十五的北伐，同一重要，因爲無武漢之役，民國固無從產生，而無雲南之役，則民國雖成立，亦必中斷，無北伐之役，則民國雖復活，亦必爲軍閥所斷送，以歷史眼光來看，實最有價值的一頁，也可以說是一幕爲共和而犧牲的俠勇劇。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餘年的歷史，其間經過危急存亡的關頭，不知有若干次，而每經一次大難臨頭，均有一幕死中求活，絕處逢生，極悲壯之俠勇劇，以衝破難關，轉危爲安，不特國家賴以繼絕存亡，而民族亦賴以綿延不斷，此種精神，即爲立國之精神，亦即民族生存之最要元素，推其所以致此之由，蓋因受古聖先哲學說之薰陶，如「殺身成仁」，「舍身取義」，見「見義不爲無勇」，「戰陣無勇非孝」等，故民族都具有一種特性，如「旌金革死而不厭」，見「見義，見危受命」，「視死如歸」，「臨大節而不可奪」之精神，平時則涵育於人心，成爲風氣，一遇危難之際，有觸即發，處處皆可看見，其見於歷史者，如淝水之戰，謝安以八萬之師，破苻堅苻八十萬，朱仙鎮之戰岳武穆以五百騎敗金人五十萬，采石磯之戰虞允文以萬八千破金兵六十萬，均因忠義憤發，國而忘家，無不一當十當百，而奏大功，此種民族精神，即係總理民族主義演講中所指示之忠孝仁愛，蔣委員長所提倡新生活之禮義廉恥，故總理在軍人精神講話中，解釋仁勇等字，引孔子「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引孟子「所欲

有甚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並說「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又說「專爲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爲志士仁人之目的」由此可知，總理以此種精神，遺給本黨，實以忠臣孝子志士仁人期待本黨同志，故總理領導之革命，皆能以一敵千，以一敵萬，冒萬死而不顧，由乙未廣州之役，以至蔣委員長所領導之北伐各役，無不受此等精神所感召。

雲南起義，自不能出此例外，當時領袖人物，如唐繼堯，蔡鍔，李烈鈞諸前輩，均曾爲同盟會份子，其他中下級軍官，不少黨員，加以滇黔民衆，素有誠樸耐勞勇敢之習慣，自然恥爲臣妾，義不帝秦，而發生此一幕擁護共和之俠勇劇，試觀當日之盟詞云，「擁和共和，我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同休戚，萬苦千難，舍命不渝，凡我同志，堅持定力，有逾此盟，明神必殛」，幾與陳琳之討曹操文，諸葛之出師表，駱賓王之討武后檄，文天祥之正氣歌，同一慷慨悲壯，其表現於事實者，如第一軍參謀長羅佩金（同盟會員）當出發時，執手槍曰，「勝而進打敵人，退而敗應自戕」，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概，及至戰時，滇軍曹之華營長在納溪身中數彈，仍不退却，自願死於戰場，又如雷涂光營長深入敵陣奪獲機關槍一挺，身中數十彈，竟自忘其痛苦，扶之歸營始撲機關槍上而死，敵人之槍彈，爲我之槍彈，敵人之餉糈，爲我之餉糈，其餘如戴戡王文華所率之點軍，凡在各處作戰，無不奮勇殺敵，視死如歸，其犧牲壯烈之精神，與古代淝水之戰，朱

仙鎮之捷，采石礮之戰。近時黃花崗之役，武漢之役，以及北伐諸役，均屬先後輝映，並無二致。

袁世凱以梟雄之姿，挾全國之衆，當雲南起義時，兵不滿二萬，餉不足一月，無異以一服八，以鄙敵楚，而卒秉天地之氣，行仁義之師，并賴貴州劉顯世之響應，廣西陸榮廷之獨立，以及護國軍之忠肝義胆，各省同志之協助同心，如陳其美先生奉總理之命在上海誅戮鄭汝成，並派楊虎同志襲取肇和兵艦。實爲雲南起義之先聲，與討袁前途關係很大，故能成此再造共和之偉業，現在國難嚴重，民族前途非常危險，然吾全國上下，無論爲農爲工爲學爲兵，果能發揚此種精神，拚命奮鬥，如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岳武穆之「精忠報國」，「不愛錢不惜死」國民革命軍之「不要錢，不怕死，爲主義而戰，爲主義而犧牲」，則無論如何難關，均可安然渡過，凡我同志，凡我國民，同要有此自信心，有此真魄力，且認清對共和如此，對民族更應如此，方能對得起此一幕俠勇劇，爲共和而犧牲之諸先烈，今日國府明令褒揚起義首領唐繼堯先生，即係獎勵此種俠勇精神之意也，茲就感想所及，拉雜報告，是否有當，還請指教。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廿週年紀念報告

唐繼虞

雲南起義，推翻帝制，再造共和，其經過情形，經各位先生講述已極詳盡，無待繼虞重復再說，惟繼虞亦參與此役始終其事之一人，今天躬逢其盛，參與此莊嚴盛大之紀念大會，故就舉義以前經過事實為各方所未深悉者，為諸君道之。

袁世凱以梟雄之姿，挾全國之力，陰蓄異志，早有所聞，及至民國四年籌安會發生，真象畢露，當時革命同志實力已被袁氏摧殘殆盡，所餘可與袁氏再行周旋者惟雲南一隅而已，故雲南為民國爭生存，為國民爭人格，雖以邊瘠力弱之區，亦不能不孤柱一擲起而奮鬥，以為全國倡，此種犧牲壯烈之精神，固可與天地同久也，唐公莫虞既決心護國，則於軍事籌備，自屬重要，其焚焚大端者，如關於軍隊之檢視整理改編擴充，並軍品之清理準備購辦補充，以及款餉之籌集，軍心之振作，無不勞心焦思，日夜謀劃，斯時袁氏明使暗探遍佈省城，故內雖積極籌備，外仍表示鎮靜，以免事前洩漏機密，及至十一月袁氏組織國民代表大會，偽造民意選舉勸進，事機愈為急迫，唐公乃召集重要僚屬祕密會議，到會者僅有繼虞與黃斐章鄧太中等數人，當即議定雲南首義時機三項。

一、鄰省或中部各省有一省可以響應時。

二、海外華僑同志有款械接濟時。

三、設右列二者均不可得，至時機緊迫，雖孤柱一擲亦當宣布獨立擁護共和。

以上三項，但有一項，皆可發動，會議定後，並派員赴各方聯絡，當派呂天民赴南洋，劉曉嵐赴江蘇，趙直齋吳擎天赴廣西，李仲初赴四川，楊秀靈赴湖南，均以聯絡各方推倒帝制擁護民國爲宗旨，聯絡之使方出，袁氏大典籌備處成立之消息已至，唐公復召集統兵團長以上軍官，諄諄訓示，勉以大義，迅速準備，待命出師，並計劃以重兵先行密移邊境，冀於發動後能以短少之時間占領四川重慶敍府瀘州等重要之地，使全國震動，袁氏胆寒，則大事易爲矣，至十一月中旬，適聞李協和先生自海外歸抵香港，唐公欣慰無似，遂命繼虞親赴香港密約至滇，共圖大計，蓋唐公與協和先生原係知交，公私關係均極密切，茲將大舉正宜約之來滇，共謀救國，繼虞奉命後隨卽首途赴港，行至越南鑒於時機迫切不可再緩，乃急電香港促協和先生至越面商，迭次電達均無消息，繼虞不得已仍登舟赴港，船將開行聞協和先生已到，繼虞復同行館相約晤談，當將唐公大計及歡迎本意，詳爲說明，協和先生慨然應允，因即同行回滇，及抵河口接唐公急電云，據某領事消息，蔡松波京寓被檢，已潛行赴日，除由滇電各方探查踪跡促速來滇外，希弟立卽折回香港上海等處探尋，密約來滇，至協和已另派鄧太中來接，併望轉告等語，次日鄧太中已到，乃請協和先生改裝同鄧太中密行赴省，繼虞

急折回香港上海等處，方將起行，適聞松波先生已到越南，當急往晤約之入滇，次日起行，斯時袁氏微有所聞，曾密電唐公立執於法，事後報聞，並電其帝制黨羽蒙自道尹周杭、阿迷知事張一鵠，沿途謀害，唐公乃急電蒙自師長劉祖武及繼慶，沿途注意，及抵阿迷，周杭張一鵠暗中佈置，欲有所爲，幸繼慶隨帶軍隊警戒周到，卒不得逞，事洩周杭潛逃，張一鵠正法，至十二月抵省，松波先生與唐公晤談，彼此意旨不約而同。時各省同志先後到省，李伯英亦應約而來，遂於二十一日召集各重要人員開會，到會者有蔡松波李協和任志清熊錦帆戴循若王伯羣李伯英方鈞松程誦雲黃斐章諸先生及繼慶與各高級軍政長官二十餘人，唐公曰袁氏盜國已成事實，洪憲元年爲期不遠，我輩護國義無反顧，成敗利鈍生死以之，所幸各方同志相偕歸來，志同道合，欣幸無狀，尙望努力同心，始終貫澈，爲民國爭生存，爲國民爭人格，設蒙蒼天之佑，當有復蘇之日，所有舉義之步驟，及軍事之組織，應各輸所見，詳爲討論，當經議定舉義步驟，第一步由唐公電勸袁氏請其取消帝制第二步如無完滿答覆再由唐公領銜通電全國，出師討袁，至軍事組織，則組織都督府統籌一切，推唐公任都督，編定護國軍第一二三軍，第一軍由松波先生統率出川，第二軍由協和先生統率經桂赴粵，第三軍由唐公兼領一部經黔赴湘，另設挺進軍由黃斐章統率、開赴前方，此爲軍事組織概況，至於後方治安，由繼慶以第七混成旅司令兼全省警務處長擔任維持，其於對外籌商則派李伯英爲駐滬

代表，與各方商洽，一切佈置既定，次日又召集全體重要人員，及上校以上軍官課長以上文職，齊集軍署大禮堂，舉行莊嚴隆重之宣誓典禮，並插血爲盟，首由唐公書名宣誓，刺指插血，血入酒磚，並染誓詞，其餘各人依次舉行，然後共飲血酒，焚化誓詞，詞曰

擁護共和

我輩之責

興師起義

誓滅國賊

成敗利鈍

與同休戚

萬苦千辛

舍命不渝

凡我同志

堅持定力

有逾此盟

明神必殛

宣誓既畢，全體歡呼，極爲壯烈，唐公乃於二十三日電致袁氏，勸其取消帝制，懲辦禍首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逾期不覆，遂於二十五日通電全國，宣佈討袁，擁護共和，並傳檄中外，咸使聞知。

勸袁世凱取消帝制並殺楊度等電

北京大總統鉤鑒，華密，自國艦問題發生，羣情惶駭，重以列強干涉，民氣益復驕然，僉謂誰實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襲，責有所歸，乃開頭猶舞備大典，日不暇給，內拂輿情，外貽口實，禍機所觸，良可寒心，竊維我大總統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億兆錦心，萬邦傾耳，記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民無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綱紀不張，本質先發，以此圖治，非所敢聞，計自停止國會改建約法以來，大權集於一人，凡百設施，無不如意，憑藉此勢，以改良政治，鞏固國基，草偃風從，何懼不給，有何不得

曰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圖變更國體，比者，代表議決，東民勸進，擁戴之誠，雖如一致、然利誘威迫，非出本心，作僞心勞，昭然共見，故全國人民，痛心切齒，皆謂變更國體之原動力，實發自京師，其首禍之人，皆大總統之股肱心膂，蓋楊度等所倡之鑾安會煽動於前，而段芝貴等所發各省之通電促成於後，大總統知而不罪，民惑實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說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謠言，紊亂國憲，即照內亂罪從嚴懲辦等語，楊度等之公然集會，朱啓鈞等之祕密電商，皆爲內亂重要罪犯，證據繫然，應請大總統查照前項申令，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貴朱啓鈞周自齊梁士詒張鍾芳袁乃寬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庶發明晉，協護共和，則大總統愛國守法之誠，庶可爲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寧，國本可稍定矣，堯等夙承愛待，忝列司存，既懷同舟共濟之誠，復念愛人以德之義，用敢披肝膽，敬效忠告，伏望我大總統改過不吝，轉危爲安，民國前途，實爲幸甚，再者此間軍民疲憊久積，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實據，萬難鎮勦，以上所請，乞於二十五日上午十點鐘以前賜答，臨願零涕，不知所云，謹率三軍，翹企待命，開武効軍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叩謹印

通告各省一致討袁電

第一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都督師長公鑒，天祐中國，元首謀叛，蔑棄約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尊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來，干涉之形既成，保護之局將定，某等忝列司存，與國休戚，不忍艱難繕造之邦，從此渝旨，更懼繩維神明之胄，夷爲兒圉，連日致電袁氏，勸戒野心，更要求懲治罪魁，以謝天下，所有原電，迭經通告，想承鑑察，何圖彼昏，曾不悔禍，狡拒忠告，益熾逆謀，夫總統者，民國之總統也，凡百官守，皆民國之官守也，旣爲背叛民國之罪人，當然要失總統之資格，某等深受國恩，義不從賊，今已嚴拒僞命，奠定滇黔諸地，爲

堅守，並檄四方，聲罪致討，露布之文，別電塵鑿，更有數言涕泣以陳謹麾下，閭牆之禍，在家庭爲大變，革命之舉：在國家爲不祥。某等夙愛和平，豈有樂於茲役，徒以袁氏內罔吾民，外欺列國。召茲干涉，旣瀕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確保共和，則內安外攘，兩窮於彼，某等今與軍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國之祿，事民國之事者，咸激發天良，申茲大義，若猶觀望，或持異同，則事勢所趨，亦略可預測，某等得同填海，仇不共天，力征經營，固非始願所在，以一敵八，實顧衆志何如，麾下若忍於旁觀，某等亦不能強，然使彼此相持，稍互援月，則蠭蚌之利，眞歸於漁人，而菲晝之願，空悲於鑾鑑，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某等則與民國共死生，麾下則猶對歧途而觀望，坐此徘徊，至於亡國，科其罪責，必有所歸矣，今若同申義憤，相應鼓譟，所擁護者，爲固有之民國也。所驅除者，爲叛國之一夫也。七鬯不靈，天人同憂，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國務宗，待舉足之輕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實圖利之。唐繼堯，任可澄。銳顯世等叩。

討袁世凱檄文

中華民國討逆軍爲檄告事，概自晚清失政，國命阽危，我國民念兢存之孔艱，痛踰胥之無日，共倡義舉，爰建共和，統一諸人，乃推袁氏，當民二年之交，舉國喟喟治治，愛國之士，不憊犧牲一切，與袁氏相懼力，豈其有所私於一人，冀藉手以拯此垂亡之國而已，袁氏受國民付託之重，於茲四年，在政治上，未嘗示吾儕以一絲之光明，而汲汲爲一人一家佔權固位之私計，以陰柔之方略，攬縱黨派，以狼焉之權柄，蹂躪國會，以卑劣之手段，誅锄異已以誘脅之作用，着筆輿論，以朋比之利益，驩策胥小，以虛矯之名義，剗制正人；從事以來，新募外債逾二萬萬，其用途無一能相公布，歐戰發生，外債路絕，則專謀搜括於內，增設惡稅，強迫內債，逼勒苛捐，更懸重貸，以獎勵撲克之吏，不恤民力，渴澤而漁，以致四海困窮，無所控賴。問其聚斂而入，則惟以供寵絡人士，營防家賦之

用，而於國務絲毫無與，對外常不聞爲國防之計劃，爲國際經濟競爭之設備，徒弄小智小術，以侮於友邦，致外交者着失敗，對內則全不顧地方之利害，不恤人民之疾苦，盜賊充斥，未或能治，冤獄填塞，未或能理，摧殘教育，昌言復古，壟斷實業，私爲官營，師羸政以愚黔首之謀，等紅羊利出一孔之效，法令條款，紛如牛毛，朝令夕更，自出自犯，使人民無所適從，而守法概念，聊至澌滅以盡，用人則以卑辭巧佞爲賢，以貽虐陰戾爲才，忠誠見疏，英俊召嫉，違妻婦之道，則立躋高明，抱耿介之志，或危及生命，以至正氣銷沉，廉恥掃地，國家元氣，斬喪無餘，凡此政象；萬目俱曉，以較前清黑暗泯棼，笑啻什倍，我國民既慘破壞之不祥，復諱建設之匪易，含辛忍痛，冀復後效，掬誠側望，亦既數年，方謂當今內難已平，大權獨攬，列強多事，邊患稍紓，正宜奮臥薪晈胆之精神，拯一髮千鈞之國命，何圖彼昏百事弗恤，借恩讐觀神器，帝號自娛，背棄口宣之誓言，干犯公約之憲典，內罔吾民，外欺列國，授意蠻犬，循布爪牙，劫持國人，使相附和，良士忠言，充耳弗聞，輿論持正，翻成罪狀，以致怨毒滿膺，物情惶駭，農弊於臘，商荒於歲，旅梗於途，士斃於校，在朝節士，招率引退，伏莽羣戎，伺機思逞，馴至列強干涉，警告再三，有嚴密監視之宣言，作自由行動之準備，夫以一國之內政，乃至勞友邦之容喙，奇恥大辱，冒復堪忍，誰爲爲之，乃使我至於此極也，今猶不悛，包羞怙惡，彼將遂此大欲，隳其禍心，苟非效石晉割地稱兒之故技，且必襲上清獎舉排外之覆車，二者有一於此，則吾國永沉九淵，萬劫甯復，先聖不云乎，亂世之罪，盡人得而誅之，况乃受命於民，爲國元首，叛國之事實，既已昭然，國寶之陰謀，行且暴露，此而不討，則中國其爲無人也，嗚呼，國之不存，身將焉託，而立國於今，抑何容易，人方合兆衆爲一體，日新月異，以改良其政治，稍一滯疑不進，已憂反焉爲人魚肉是懼，况乃逆流回棹，欲襲中世紀東方式奸雄之伎倆，戈取權位，而謂可以奠國家安社稷，稍有常識者，當知其無幸也，袁氏對於國家，既悍然不自知其職責，對於世界，復漠然不審潮流，事會之所趨，其政治上之效績，受試驗於我國民之前者，亦既有年，所餘者惟墮譽毀惡，污我史乘，他復何有，就令執

於名分，不敢明叛國體，然由彼之道，舞變彼之術，亦惟有取國家元氣，旦旦而伐之，終亦齷齪大亂，以底於亡已耳，况當此禍至無日之時，乃更有帝制自爲之舉，譬猶熟視父母死轉屬疾，而復引刀以誅之，別有肺腸，是孰可忍。數月以來，淫威所燭，猶進之辭，所在多有，彼方假借指爲民意，以冀耀譽當時，掩罪後史，實則肇公之權宜承旨，或出於顧全大局，投鼠忌器之苦心，或懷抱沉機觀變，待時而動之遠識，豈其心悅誠服，甘作武臣，狂走中風，彌盜戎首，堯等或仕職中樞，或隱竿專閫，爲私計則尊顯逾分，更何所求，與袁氏亦共事有年，豈好違異，徒以勢迫危亡，間不容髮，邦之杌隕，實由一人，亦旣屢進痛苦之忠言，力圖最後之補救，奈獨夫更無悔過之心，卽光衆日在倒懸之域，用是率由國憲罪罪致討，剪彼叛逆還我太平，義師之興，誓以四事，一曰與全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使帝制永不發生，二曰劃定中央地方權限，闡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三曰建設名實相符之立憲政治，以適應世界大勢，四曰以誠意鞏固邦交、增進國際團體上之資格，此四義者奉以周旋，以徵福於國民，以祈鑒於天日，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平義之所在，天祐中國，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諸天下。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

討袁之電甫發，我軍進入川境之報告亦至，數日之間，占領敘府等處，全國爲之震動，其餘各軍均照計劃分道出師，而護國討袁之壯舉從此開幕矣，以上所述，均爲舉義以前經過之事實，爲各方所未深悉者，至於發動以後關於將士之用命，軍事之進展，人民之奮助，各省之響應，以及軍務院之成立，公推唐公爲撫軍長，並袁氏自斃，黎公繼任大總統，共和再造，民國重光，皆爲發動以後之事，今以時間短少，且史策多有專載，恕不再詳也。

中華民國三年夏月廿日 收到

~~575~~
675

573
601571
(6)

